

知 秋

包利民

一弯不知疲倦的上弦月，把角落里一只蟋蟀的琴声，钩得悠长无比。蟋蟀的琴声唤醒了姥爷的一声叹息，在昏暗的屋子里游走不定。

窗外的黄昏还正年轻，斜阳和一串红辣椒在檐下静静地交流，从我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到它们都羞红了的脸。檐下的燕子们最近颇为忙碌，可能正在打点行装。走出门，南边大草甸上的蛙声渐渐涌起，却带着一种萧瑟的凉意，混合着渐黄的草叶的味道。西边的天空中，那弯细月正驱赶着逃走的夕阳。

空气中流淌着微微的辛辣，姥爷不知什么时候走出来，衔着古老的烟斗，那一点明明灭灭的火光，正努力想点燃天上的星星。姥爷走出院门，花狗也蔫蔫地跟着他。扯开嗓子喊邻家的伙伴，声音越过土墙，把他家的门窗都敲红了，却也不见回应。便觉得很没意思，想自己出去走走。

快跑几步一跃蹬上了院门前的矮墙，旁边那棵并不高大的杨树上，忽然飞起一群麻雀。这些不安分的精灵，这时候反而越发欢快起来。顺着土路向西，不知撞翻了多少迎面跑来的风。走进村口高冈上那片小树林，似乎找到了风的来处，无数的风在里面嬉戏，地上薄薄一层落叶，偶尔还有被风引逗下来的，一片，两片，三片。

目光在开阔的大地上游荡，近处的一片大豆便送来阵阵起伏的铃声。细细的河更显得清清亮亮，被奔跑的霞光蹂躏得泛起层层叠叠红色的笑纹。长长的风牵着我的衣袖，回到路口，转头间发现，姥爷正站在大坝的边缘，花狗蹲在身边。太阳已经沉下去了，幽暗中一人一狗，像个剪影。西边天上的那弯月更亮了，我愣怔了一会儿，猜想着姥爷在看什么，大地？落日？庄稼？

花狗发现了我，飞快地跑过来，摇动的尾巴把夜色一层层地涂抹。我和花狗回家，姥爷依然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他手边有一点光在亮着，不知是远天醒来的星光，还是烟斗里未熄的火光。路上遇见一辆马车，两匹马闷头走路，不紧不慢，任凭三表舅扬起的长鞭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的脆响。三表舅和路旁人家门口的人说着话，说是去镇上修理一些农具，过些日子就要用上了。

夜幕垂下来，村庄竟然比白天热闹了些。三表舅的马车刚过去，比我大上五六岁的二歪，便驱赶着他的部队过来了。那些绵羊还是那么脏，杂沓的足音和凌乱的喊声，把本该寂静的夜给搅乱了。我发现，二歪已然换上了一件很厚的衣裳，上面重叠着补丁，他还是逢人就歪着头笑，有时哭着也笑。他笑的时候，我常常忘了他是个哑巴。

想着不会再遇见牛吧？牛马羊齐全，才是真正的村庄，还有我身边的花狗。只是一直到跳进院墙，也没看见牛。花狗比我先一步跳进去，让我嫉妒得轻踢了它一脚，它装着哀叫了一声，把还在散步的三只鹅和七只鸭子吓了一跳。它们跑到从窗口溜出来的灯光下，它们笨拙了许多，似乎身上的羽衣更厚实了。

那夜我睡得特别早，梦里一片繁华，五月的阳光，六月的河水，七月的大地，正把一个夏天依次绽放。然后，或许是花狗的叫声，或许是村里其它狗的叫声，把我从梦里拽出来。窗外，是八月的夜，西边来的风摇动着邻家园里的那几棵大杨树的枝叶，一片细细碎碎的带着凉意的声音，纷纷坠落在枕畔。

然后又睡着了，一个长长的梦，长如一生。无数次看到大地上的种种，无数次迎着那种凉意，却没有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苍凉。

今天我生日

魏咏柏

张大伯和独生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去年老伴过世后，儿子叫他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，好歹有个照应。

张大伯没同意，觉得自己虽然退休多年，好在身体还算硬朗，洗衣做饭都难不到他，和儿子媳妇毕竟是两代人，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时间长了免不了磕磕碰碰，与其以后闹不愉快，还不如各过各的好。

于是，张大伯仍然住在原来的老房子里。平时儿子媳妇去上班，孙子去上学，张大伯从不打搅他们，只管过好自己的每一天。隔三差五，儿子会带着老婆孩子过来看看他；遇到过节，或是儿子媳妇以及孙子生日时，张大伯也会买些礼物过去和他们一起庆祝。

今天是张大伯70岁生日，几天前他就计划好了，生日这天，等儿子打来电话，他就带着一家人去酒店摆一桌庆祝一下。以前老伴在世时，每年一家人的生日，都是她在家做好一桌子饭菜，然后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一起过的。

可是，从早上等到中午，张大伯都没等到儿子的电话。今天不是周末，可能是儿子工作太忙了吧。从中午等到晚上，儿子还是没打电话给他。难道儿子忘了我的生日？一年就一个生日，他就我一个老子，应该不会吧！

一直等到晚上八点多，儿子仍然没打电话给他，甚至连条短信或微信都没有。张大伯彻底失望了，他有些气恼地拨通了儿子的电话：“你个臭小子，一天到晚忙些嘛呢？连个电话都不打！”

“爸，我在家啊，您怎么了，身体不舒服吗，要不要我过来一趟？”儿子在电话里焦急地问。

没良心的东西，他果然忘了我今

天生日。

“不用了，我好得很！”张大伯没好气地挂了电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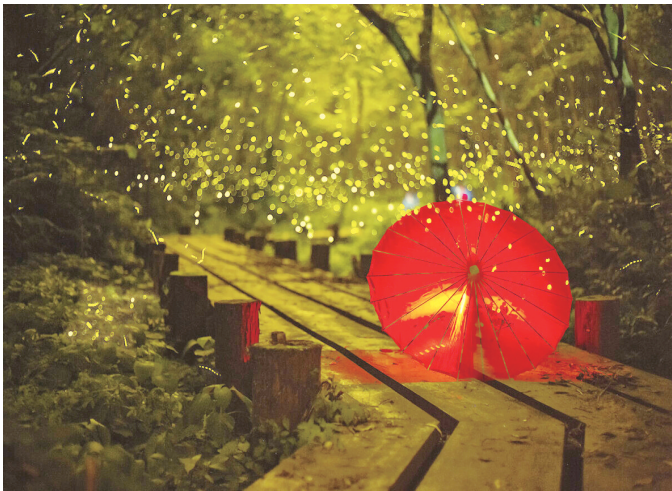
张大伯今天只吃了顿早餐，按说这时候早该饿了，但和儿子通了电话后，他肚子气得胀鼓鼓的，一点也不觉得饿了。

张大伯出了门，一个人在街上沮丧地、漫无目的地溜达着。不久，经过一家蛋糕店时，张大伯灵机一动，决定戏谑一下儿子。他掏钱买了个蛋糕，然后拦了辆的士朝儿子家奔去。

到了儿子家，张大伯敲了敲门，开门的是大胖孙子。见了张大伯手里的蛋糕，孙子手舞足蹈地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是贝贝的生日？”

“贝贝今天生日？”张大伯被孙子拉进屋，看到贝贝脑袋上戴着寿星帽，面前小凳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小蛋糕，儿子媳妇正满心欢喜、满眼怜爱地围着它。

贝贝是儿子家养的一只泰迪犬。



故园板栗香

江初昕

家乡的茶丛里长有不少板栗树，每到秋季，枝叶间藏着一个又一个浑身长刺的绒球，成双结对挂在枝头上，伴随着清爽的秋风轻盈摇曳。那几棵粗大的板栗树，枝叶繁茂，树冠如盖，粗壮的树干要三四个人手拉着手才能合抱住，没有梯子爬不上去的。

到了秋天，我们小孩子们就觊视着满树带刺的板栗。几个同伴，以打猪草或割草的名义，慢慢靠近板栗树。安排一个人在路口望风，到了树下，我们各自行动起来。蹚进茶叶丛中，拿出早已藏匿好的长竹竿，对着低矮树枝上的板栗，挥舞着手中的竹竿，一阵乱扫，枝头上的板栗如雨般的纷纷落下，同伴跳进坎沟里，全然不顾浑身是利刺的青板栗果，捡到竹篮里。慌乱中，有四散掉落的板栗青果正好砸中树下拾板栗人的头部，“啊哟”一声惨叫，把同伴逗乐得捧腹大笑。低矮处的板栗打完了，要想弄到高处的板栗，我们也是有办法的。找来一尺来长的短木棍，站在高处，用劲抡起木棍朝树上丢去，木棍所到之处，枝头上的板栗“哗哗”掉下。一番抡打之后，大家再到树下捡来短木棍，继续抡起木棍打。几番下来，树底下满是残枝败叶和板栗青果。有的木棍甩到树上，被挂在枝桠间，摇摇欲坠，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的危险。大伙快速收拾完地上的板栗，躲到偏僻的地方，将带刺的外壳剥掉。没有熟透的板栗白生生的，里面的果肉却也鲜嫩无比。

临近中秋节的时候，板栗绒球逐渐变黄，有的裂开了口子，要是夜里听到刮风，第二天，必定要起个大早，拿上书包，朝板栗树下跑去。经过晚上

秋风一吹，不少板栗掉在地上的草丛中。来到树底下，便俯下身子四处寻找，用木棍或用脚拨开草丛，一颗颗深褐色鼓胀的板栗就躺在草丛中。认真地找着，又来了几个同伴，他们也是来捡拾板栗的。看见树下已经有人在捡了，来不及走到树下，直接从土坎上飞身跃下，霸占一块位置，这是他的地盘，赶紧趴在地上着急地找寻了起来。东瞧瞧，西看看，生怕被人捡走了。等把树底下都翻遍了，又抬起头来，看看满树的板栗，巴不得能掉几颗下来。还别说，要是遇上刮风的时候，小伙伴在板栗树下捡拾板栗，会被树上落下的板栗砸中头部，大家嬉笑着说，这是正宗的“毛栗子”。被砸中的人觉得倒霉晦气，定要把这颗栗子踩得稀烂，方能解气。有风的日子，树下的板栗是捡拾不完的，早上捡了满满一口袋，到了晚上放学，照样可以捡到不少。每次捡完地上的板栗，大家翻看各自的书包，见捡得多的，嬉皮笑脸伸出手来讨要一把。也有上来就抢的，大家见状，撒腿就朝家里跑去，一路欢声笑语。

生产队里决定要打板栗了，我们小孩子们像过节一般高兴。大人抬来长木梯，几个年轻人攀爬到树上，手持一根长长的竹篙，在树干间跳来荡去，身轻如燕，灵活似猿。一阵狂扫之后，树下的板栗四处散落。大人将打落下来的板栗捡拾到箩筐里，我们这些顽童则奔跑穿插于大人和树干中间，草地里、茶丛中，四处疯跑乱窜，忙得身影直扑腾。

队里打板栗的时候，小孩子是可以尽量吃的。将板栗剥开，把玉黄色的果肉放进嘴里，轻轻一咬，那生脆、甘甜的感觉让人回味无穷。